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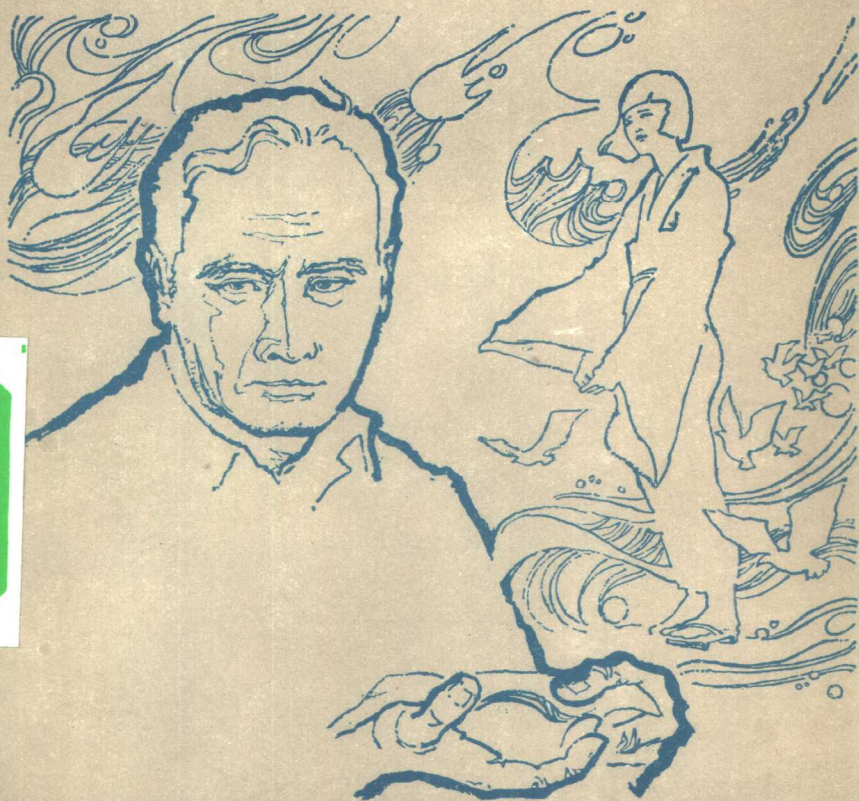
收穫

丛书

4

Zao shi de ai

早逝的爱



《收穫》丛书

第四集

早逝的爱

邓友梅 汪浙成 温小钰

《收穫》编辑部编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《早逝的爱》是一部歌颂中日人民友情的小说。抗日战争时期，年仅十六岁的陆虎子被迫离开祖国到日本的椿岗当劳工，受到非人的待遇，得到了日本姑娘千代子及其一家人的同情。陆虎子和千代子深深相爱着……千代子的哥哥到中国后，目睹日本侵略者的暴行，翻然悔悟，参加了反战同盟，牺牲在抗日战场上。海山相隔，天各一方。三十多年以后，陆虎子访问日本，得知爱他的千代子姑娘惨死于广岛的原子弹爆炸之中，荡气回肠，思绪万千，对埋葬真善美的战争，进行了强烈的控诉。……这一切，都是通过陆虎子访问过程中，触景生情、回忆、联想告诉读者的。故事富有传奇色彩，艺术手法别具一格。

《别了，葵藜！》是一部反映当代青年生活的小说。生产建设兵团青年谢冬和小霞，倾心相爱，由于谢母严重的门第观念作梗，导致了一场悲剧。他俩山盟虽在，锦书难托。尽管谢未改前约；但是，热爱生活、热爱事业、执着追求理想的小霞，认为他们之间有着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，她怀着被葵藜刺痛的心情，充溢着无限柔情走去了。作品情感真挚，文笔优美，于生动的形象中，给人以深刻的启迪。

封面画：蒋 明

早 逝 的 爱

邓友梅 汪浙成 温小钰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*

787×1092 1/32 7.5印张 147千字

1982年10月北京第1版 1982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25,000册 定价 0.50元

目 次

早逝的爱	邓友梅	1
别了，蒺藜	汪浙成 温小钰	112

早逝的爱

邓友梅

Abstract

人是不会满足的动物。如果我们的祖先满足于骑在驴背上吟诗，一边用脚后跟磕着驴肚子，一边比较那和尚是“推”门好还是“敲”门好，今天的诗人就不会乘坐快速列车，二十分钟从广岛来到椿岗。陆虎士本来最大的愿望，不过是今生再来一次日本。可是在成田一下飞机，他就又盼望能获准访问一下椿岗。现在椿岗已访问完毕，要回广岛了。他心中反倒更加不满足了。有个角落是空白，沉甸甸的！“空白”也有重量吗？有。现在他就既觉着“空”又觉得“沉”。

工厂的职工，对这个在此度过苦难时日的外国人很友好。列队欢迎，鲜花，祝酒，参观面目全非了的厂房、机器。一位负责人再三表示歉意，说当年让他在这儿受苦，他也有

一份责任！其实那时这人还没进厂，按年龄推算他当时还正上小学！

就是没见到熟人，没见到想见的人。死的死了，散的散了。找来了两位那时在厂内的老工人，不是一个部的，并不认识。也没看到要看的地方。整个城市重建过了。除去名字，没留下可供怀旧的遗迹。

和送别的人分手之后，陆虎士仍不想进车站。陪同他的是庆应大学中文系一个女学生，叫高桥静子。是先从事日中友好活动，后进学校学中文的，年龄将近三十岁，比年轻女孩子能体谅人。她说：“两小时以后还有一班车去广岛，咱们可以在街上再散散步。没主人照顾，更自由些。”

他欣然接受了这个建议。况且这时他竟找到座标了。左边那个七层楼的百货公司，就是三十五年前只有两层木板房的“中岩百货店”，斜对面闪着霓虹灯广告，预告上演《影子武士》的电影院，还是以前低矮简陋的东宝映画馆的旧址。看到远处一个塔式高楼上写的“高桥医院”四个字，想起那地方原是有一个庭院、几间平房的小医院。

他领着静子从高桥医院墙外走过，拐进一条小街，这街上没有高楼，净是二三层的房屋，几家外地会社的出張所，两处中华料理，一处专卖当地特产脱胎漆器的店铺。房子全是新造的。五颜六色的塑料瓦，大扇大扇的玻璃门窗，闪光发亮的大小贴面瓷砖组成现代派镶嵌画，已没有一点当年小镇的风貌了。可是街树上、电杆上还插着几枝纸扎的花束，这是樱花节时残留下来的，已经有些零落和褪色了。而就在这几片淡粉的云朵上他看到了昔日的椿岗。

“先生，”静子笑着急促的在后边说，“你走的这么快，追都追不上，到底要上哪里去呀！”

陆虎士并不停脚，摆摆手说：“来，我领你看个有趣的地方！”

他走出街口往北一拐，出乎他的预料，并不有趣。这里是个公园，而且上午主人陪他到这儿游览过好一会儿。

高桥静子看出他的困惑，安慰地说：“三十五年，旧日的痕迹很少了，您又记错了地方吧？”

他摇摇头，露出一丝苦笑。

二

这地方是不会记错的。

战前，这是个电影院。他被押来的时候，挨着铁丝网围墙有几只太平水桶，上边还写有“松竹”字样。电影院加了层楼板，用本色木柱支着。二层楼上并行四条大铺，上下两层，每层睡三十个人。楼下舞台拆了和后台连成一室，也放两排双层铺，也是每层三十人。观众座厅，改作食堂，长条木桌，总有几十张吧！售票处、休息室改作了事务室，是山崎有道，这些舍长、舍监们用的。院子里盖了几间厨房，用小小的走廊和食堂连起来，房前房后，挖了有七八个防空洞。最外一圈，是一层竹篱笆和一周带刺的铁丝网，铁丝网入口处，白底黑字写的是“兴亚寮华工宿舍”。

正常工作每班十二小时，活儿忙了，要干“彻夜”，今天早上六时上班，明早六时下班。休息十二小时，晚上六点接

着干。

陆虎子(那时还叫小名,虎士是写诗以后改的雅号)是全体华工中年纪最小的了。周岁不到十六。他在碳酸镁车间的干燥炉干活。干燥炉是两条平行的大隧道,有四五米高,十几米宽,六七十米长,炉顶是双拱型,但炉门上边的六七米处,却砌成平台,可作为工人更衣室。

这天又干彻夜。到后半夜两点多钟,原料用完,机器停下。工人们各找合适的角落去睡觉。班长张巨吆呼一声“谁来?”把嘴朝炉顶呶了呶,有几个人就往上爬。虎子也要往上爬,张巨一扒拉他:“小孩,不带你玩!”

“我看看不行吗?”

“看行,可不许多嘴!多嘴包庄家!”

张巨用竹片作了一副天九牌。每逢夜班或进防空洞躲飞机,他就招人推牌九。以各人的口粮作赌注。口粮很少,人饿急,若没有坚定的生活目标作支柱,就蜕化成动物,出于求生本能,要把别人活命的食物赢来填进自己肚子。另外,牛马一样的劳动、牛马一样挨打骂,总也要有“放青”、“打滚”一类的休息和欢乐。植物尚且有开有合,何况是人?尽管舍监等人发现了要打,这赌风却禁不住。

虎子爬上炉顶时,四个人已经凑齐,各按方位占好地形,张巨把牌哗啦一倒,一边洗一边问:“怎么玩法?”

买卖人出身的韩有福说:“一道半碗,顶多不过四碗。”

张巨问:“怎么给法?”

韩有福说:“每天晚饭还半碗。”

张巨说:“不行!我要赢你三十碗,照你这给法要两个

月，我要不到两月就死了呢？一天一碗！”

“肚子太空了没法干活。”

“你给黄豆也行，我知道你有货！”

张巨当过东北军机枪班长，在平汉线弹尽粮绝随长官投了降。傻大黑粗，输打赢要，三句话不合就动拳头。日本人叫他当班长，韩有福有点怵他。可是这人自有他好的一面。他敢跟日本人顶，当面骂工长是王八蛋，他跟中国人闹吵子、动手打人，可决不上日本人那里告状。有一次几个华工夜班时摸黑把个日本工长打伤了，勤劳部找不出凶手，罚全体华工在神社广场上跪着，他挺身而出把这事揽到自己头上，挨了顿狠揍。事后，打人的主儿过意不去，偷偷找他道谢，他说：“一笔写不出两中国。你们不承认算对了，我比你们经得住打，要心疼哥哥呢，一人送我几碗饭，让我养养伤。”那几个人每人送他五碗饭，分半个月给齐。他毫不客气，全部吃掉。推牌九他也并不准赢，饭输多了他就报名去献血，献血后在一周内每天多给一碗饭吃，他拿这饭来还赌账，过年的时候他竟然把工厂神社上供的年糕偷来吃了，而且往空盘里拉了一泡屎。那神社离朝鲜征用工住处近，日本人怀疑是朝鲜人干的，没找中国人麻烦，打了几个朝鲜嫌疑犯。有人说他：“这事你干的有点缺德了！”他说：“高丽棒子在中国不是当翻译就是卖白面，我想揍他们没腾出手来，让小鬼子替我代劳吧。”别人说：“朝鲜人也有好的！”他说：“好样的全参加游击队打日本去了！还能上这儿来？咱哥们在中国人里边也是下三烂。好汉子早跟他们拚了。”

商定好条约，张巨摆了个中间开门，请押注的翻了点。

就“七对门、八到底……”分牌。牌到手他先摸了下，叫了声“天地跨虎，金屏大五！”把牌一拍，正要翻牌，一道亮光从楼梯口射了过来，直射到他脸上。几个人觉出不好，急忙放下牌，转身要跑，舍长山崎已经把上炉顶的梯口挡住了。电筒把每个人的脸都照了一会。

山崎在侵华队伍中，当过军曹，是个典型的法西斯匪徒。没什么文化，对于军国主义思想有绝对的信仰，从来没有和平的说过话，从来不拿正眼看华工。他是华北劳工协会派出樁市的特派员，在兴亚寮中地位最高。

“把牌给我！”

张巨躬身把牌收拢起，用装碳酸镁的纸袋包好交给山崎。山崎把每个人又都看了一会，记在心里。下梯子就走了。这几个人互相埋怨起来。你说我喊声太大了，我说他摔牌太响了。韩有福声称他抓的一副牌是天杠，不然要一人赢他们一碗半饭。这回赢几个大脖溜吧！张巨把肚子一拍说：“屁！他会抓老子会做！明天再做一副好的！走，上海边砸海蛎子去，吃得饱一点好应付这场热闹官司！”

没有人应声，他骂了几声，一个人提着饭盒走了。天亮之前，他端着一饭盒海缸，一捧海白菜回来，放在干燥炉前的通风口上，用热风吹熟，大把的用手抓着吃。看别的几个人愁眉苦脸，他大不以为然：“我说，等一会回去，你们不就光是挨顿打吗？我还丢了一副牌呢！我都不败兴，你们败什么兴？”

这天下工后，他洗澡比往日都洗的仔细。带着全班列队往回走，故意的摇着膀子，快到兴亚寮时，碰上给舍监们

当下女，兼作伙房杂工的小姑娘渡边千代子。千代子鞠躬说：“早安！”

“你奶奶个熊！”张巨瞪了她一眼，喊道，“正步走！”

千代子不懂中国话，可从张巨那气汹汹样子判断出这决不是也向她问早安。她挺委屈。这姑娘今年也不过十五六岁，长着典型的日本式的瓜子脸，眼睛不大，可是光亮、秀气，一笑起来有两个浅浅的酒窝。营养不好和过度劳累，脸色很苍白，仍剪着学生式的刘海发，成天穿着打了补丁，洗得发白的学生装，一声不响的作这作那。日本人不论舍长、教官还是厨房的女工，谁都可以指使她。谁指使她都老老实实的干。谁都可以教训她，谁教训她都“嗨，嗨”的答应，答应归答应，她并不都听信。比如，舍长山崎先生告诫她，对这些中国征用工不要怜恤，因为他们是劣等民族，理应受大和民族的驱使。可她和中国人说话时还是笑嘻嘻的称呼“张君、李君”，称呼“您”不用“你”。管“中国”不叫“支那”，听说他们不喜欢这个叫法。中国人对她很和气，比某些日本人和气得多。他们够苦的了，不能帮助他们也决不要害他们。所以看见什么违反纪律的事，她从不告密。他哥哥在中国失踪了，人们对她家很歧视，母亲天天跪在神龛前祈祷，要佛爷保护哥哥平安。她对千代子说，“我就是相信善行才能换来善报。我看到这些中国人挨打挨饿心里害怕，怕你哥哥在中国也过这种地狱生活，千代子，咱们不要在中国人身上作恶，上天有眼，在中国就会有好心人照顾他！”

千代子不论信不信妈妈的观念，她都不愿违背她。爸爸死了，哥哥失踪了，有人说是叛国了。妈妈一个人带着她

姐弟俩生活不容易。除去广岛有个舅舅偶尔接济一下，谁也不肯帮她们的忙。她不能叫妈妈不高兴。

快走到兴亚寮门口，她看到山崎先生从事务室门口出来，一脸的凶气，她赶紧低下了头，急步快走，直奔厨房。兴亚寮天天有华工挨打，她一碰上就低头躲开。她同情挨打的人，又替打人的人感到羞耻。

低下头可堵不上耳朵呢！

刚才冲她瞪眼的那个中国人报告了：“干燥炉车间七名，全部到齐，报数！”

“一二三四五六。”

第六声数字象个小公鸡叫出来的，是男孩变声期的声音。

这是华工中唯一和她年龄相仿，可以说上话的一个人。他真象个小老虎似的，大眼睛，轮廓清楚的嘴，笨里笨气的样子真好玩，他在她面前装成大人，一本正经，可是不小看小姑娘，见面总是先向她问好。

不好了，山崎先生开始打人了，先听见啪啪的，手打在脸上的声音，然后才问：“知道为什么挨打吗？”

“知道了。”

一个一个在打下去呢！也会轮到他吗？

“知道吗？”

“知道了！”

“知道吗？”

“知道了！”

千代子怕打到他那里，吓得心口咚咚响。低下头急忙

加快步子，刚走到楼房拐角处，答话的声音变了，小公鸡声音叫出来了。

山崎问：“知道吗？”

那个尖细嗓子大声回答：“不知道！”

“叭叭”两个嘴吧。

“立正站好！回答我，知道吗？”

尖细的声音发着颤说：“不知道！”

“叭叭……”

千代子腿抬不动了。他还是个孩子——也许比自己还小吧，怎能禁得住这么打呢？他会有什么错呢？不是好多人都喜欢他，连有道先生对他也格外宽厚吗？每次上医院，办杂事，一个人上街的活儿不是总叫他干吗？现在怎么谁也不来讲讲情呢？

“知道”与“不知道”用敬语说起来，只在尾音上有很少一点差别。陆的发音不准，也许是被打昏了，他想回答：“知道”，说出来的却是“不知道”。怎么谁也不提醒他说一句，连一块的中国人也干看着他挨打呢？千代子给自己壮壮胆，扭转回身，走向事务室门口。想找机会提醒一下虎子，距离事务室还有十步，山崎扬起脸盯着千代子瞪来一眼，嫌恶的问道：“你来干什么！”

“是，先生。”千代子站住脚，微微低下头说：“我想问问先生的早饭……”

“走你的，现在问什么早饭？”

幸好有道先生来上班了。有道不二男是“教官”，年纪也不过二十来岁。个子很矮，穿一身在中国做的国民服。

打着绑腿。战斗帽的前角捏得指向天空，戴一副近视眼镜，看去象个中学生。他随父母在南京住过，会说几句江苏味的中国话，听起来比日语更易懂，人家一听不懂他就生气。他从不打人，除去开玩笑时也不大骂人，他教华工们必须的日语，也管日常生活琐事。他算山崎的下级，可是对山崎极反感。他在背后向华工们表示，会社方面为了叫华工干好活，不主张无缘无故的太折磨他们，让他们连恢复体力的休息也得不到。还埋怨华工口粮被劳工协会人员贪污太多了。华工吃的太少，干活使不出力量来。会社方面责备他。他很委屈。因为这些事山崎作主，他无权过问。

有道一看这阵势，就问出了什么事。张巨报告说：“我们在厂内赌博了……”

山崎指着陆虎子说：“我问他知道为什么挨打吗？他居然说不知道：有意反抗。”

陆虎子说：“报告，我并没有参加赌博。”

山崎问张巨：“他没参加吗？”

张巨说：“是的，没有参加！”

山崎喊道：“撒谎，我亲眼看到你在场。”

张巨说：“他坐在一边休息的，没有赌！”

“那就更该打！”山崎走近陆虎子，一口气打了六七个耳光说，“你看他们赌了吧！你向我报告了吗？为什么不报告！为什么不报告……？”

三

华工们的伙食，到底有没有定量，多少定量，没有人知道，也没有人敢问。从到椿岗那天起，就是每顿一平碗饭，一碗连菜叶也看不到的盐汤。没见过肉，没见过鸡蛋，偶尔吃一次鱼，却又“阿莫尼亚”气冲鼻子，象才从尿桶里捞出来，熏的人连眼也睁不开。近几个月来，伙食更糟了。饭仍然是每顿一平碗，可已经由全部大米变成了半米半菜，里边加南瓜，加白薯，加萝卜，加各种菜叶。一碗饭捞出菜后，剩下不到两口米饭。而同时，山崎等人的伙食却连警察、宪兵都羡慕，这些人时常来“兴亚寮”巡查，常常就是为了在这儿吃一顿饭。日本副食品短缺，以劳工协会为名，山崎等不断从中国运来罐头、腊肉、花生、汾酒、栗羊羹，他们自己吃，也用来打点衙门官僚。山崎在日本只是普通职员，可是生活比高级工程师们优越得多。有道就背后叫他是“发中国财”的。

千代子来到伙房，已经开始摆饭了。华工们早已在食堂四周饿得团团转，只听一声铃响，立即列队入座、开始饭前读训词、默祷等一整套仪式。

张巨一班人进入食堂，训词已读到末尾，他们赶紧靠墙站下来跟着念：“感谢天皇赐给的食物……”

“默祷！”

双手放在腿上，两眼一合，条件反射作用就来了，胃的活力骤然增大，顿时浑身都乏了，都软了。只嘴，食管，这些

和吃有关的器官格外的兴奋，嘴又苦又干，食管一阵阵抽搐，想咽唾沫可又无唾沫可咽。阿弥陀佛，总算听到“默祷完毕”的口令了。全屋的人同时舒了一口气，也同时伸手去抢自己的饭碗和筷子。从动作快的人那里已传来喝汤的“滋溜”声。张巨等人快步走到自己位置前，一边就座一边就抓筷子。这时渡边千代子端着个空托盘走过来，用低低的声音说：“真对不起……”

众人问：“什么事？”

“山崎先生命令把你们的饭端回去。”

这句话象一条电鞭，把伸去端碗的手又打了回来，张巨哼了一声，站起身说：“走，睡觉去。”别的人也跟着站了起来，可是千代子用手悄悄指了下门口说：“山崎先生命令你们在这里看着别人吃。然后把碗筷收拾干净再去休息。”

远远一望山崎冷笑着正盯着这里，只得又坐下来。千代子满脸歉疚，紧低着头，把桌上的饭一碗一碗收进她的托盘里，嘴里不断的低声念叨着：“非常抱歉，真对不起……”饭都摆进盘子。她指指每人面前的汤：“这个，我一会儿只拿碗走就可以！”

“屁！”张巨把眼睁得象铃铛，拿起眼前的汤碗，朝墙根扔过去。咣啷一声，把全屋人都惊动了。

虎子在生气，委屈。想了多少种向山崎报仇的办法，估计都实现不了，正在发狠的对着门口不出声的说：“反正不能叫你如意，老子本来不赌博！你不是打吗？偏赌！非赌不可！”这碗一打，把他从失神状态中惊醒，看见山崎正气汹汹的往这儿走，提高调门问：“谁？出了什么事？”

这时千代子刚好走在他面前，就往侧面一站说：“请原谅，我装的碗太多，掉到地上一个！”

“贼种！”山崎抓住千代子的头发，前后拽了几下，“下流坯、叛贼骨头、小骚货……”

千代子一声也不响，让他拽完，等他走开，才低头默默走向厨房。

人们陆续放下筷子，等着听口令念饭后的祷告词。挨着张巨坐的是同一个部、硝酸钾车间的工人宋玉珂。此人三十来岁，寡言少语，在华工中颇有信誉，他拉了一下张巨衣服说：“收桌子时注意我们班的碗！”张巨往旁边一看，有几个人正把故意剩下的两口饭，倒在菜汤里。他感激的捏了一下宋玉珂的手。

张巨在赌博打架方面翻脸无情，可在这些事上他另有原则。收拾碗筷时，他向班里其他人说：“老宋班上的人挺讲义气，你们吃罢。”他自己却走得远远的，到别的桌上收拾碗筷，同时把撒在桌上的饭粒，剩在碗里的汤底贪馋的往嘴里放。这点东西下了肚，不仅没有解饿，反勾起了更强烈的食欲。一回住室，他就骂着山崎的祖宗脱下身上的协和服褂子，举在头上说：“谁有白薯，黄豆？我换，五合豆我就换。”

谁也没有答碴。他走到韩有福的床前。一把掀开了他的被子。韩有福果然假装睡觉，蒙在被里偷偷吃黄豆。张巨说：“讲讲义气，换给几合。”

韩有福个子矮小、长相象个猴子，可不知用什么办法勾搭上了个寡妇。那寡妇总给他吃食。这屋的人也就常丢东